

音乐平台主流格局形成,被浮华喧嚣淹没的民谣或将喷薄而出;资本面前,歌手能否保持淡定心态和纯粹创作

民谣之“火” 昙花一现还是前景无限

□本报记者 杨宁舒

最近,民谣歌手赵雷走上湖南卫视综艺节目《歌手》,一战成名,其新歌《成都》火爆了互联网和朋友圈,再次引发人们的“乡愁”和怀旧情结。据统计,收录《成都》的数字专辑《无法长大》全网销量超过20万张,堪称民谣作品的又一“黑马”。此前,包括李志、宋冬野、好妹妹乐队、陈粒、周云蓬、程璧等民谣歌手陆续走红,粉丝量剧增,演出场地及商演报价也越来越走向高端。民谣的火爆,是昙花一现还是原创音乐势力的崛起?其背后又折射了怎样的乐坛现状?



民谣回归大众视野的同时,在线音乐平台迎来了春节过后第一波流量和红利。



在正月这样一个返乡探亲 and 离乡逐梦的特殊时间节点上,赵雷的民谣不经意间让人产生共鸣。

文化观察

审美回归 原创音乐的真诚与刚需

很多人在分析赵雷的走红时强调,与《歌手》中其他选手的华丽、炫目、飙高音相比,“云淡风轻”的赵雷反而带给观众反差与惊喜。“深秋嫩绿的垂柳,亲吻着我额头;你会挽着我的衣袖,我会把手揣进裤兜……”人们在那个平常的夜晚,无意中与被赵雷击中了内心。世俗压力下的我们,越发怀念年少的青涩与纯真。

民谣之于当代乐坛的珍贵,或许就在于被诗意歌词包裹下的生活真实。与流行音乐中那些声嘶力竭的你情我爱,还有流水线上打造出来的偶像天团相比,《成都》让人感受到的是喧嚣之下的宁静,还有作者那颗诚实创作的心。赵雷更像是一个邻家男孩,以他亲身的经历,低吟浅唱,为你讲述一个朴素动人的故事。这样的返璞归真,反而直抵人心。

当然,也有人认为赵雷的爆红不以为意,认为当年红极一时的《董小姐》和《南山南》过后也就没了踪迹。一位较真的理工男,专门对数百首民谣歌词进行了数据分析,得出的结论是“再见”“姑娘”“夜空”“孤独”等浅显、空洞的词汇出现次数最多;至于内容,小清新、小情绪随处可见,都是一己悲欢,缺少大情怀和较深的底蕴。更有网友调侃说,民谣歌手都没有女朋友,但是肯定有让他刻骨铭心的前女友。

作家韩松落撰文分析说,根据以往经验,一个事物崛起,近旁必然有另一个事物衰落,民谣之所以能够火起来,还因为流行音乐在创作上的衰退。流行音乐的雪崩,带来的直接结果是,十几年没有新人,十几年没有新歌,以至于真人秀节目的歌手,只能选唱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九零年代流行音乐作品。比如《我是歌手》第一季的比赛中,选手选用的110首歌,多数是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作品。这些歌再美再好,也只能代表过去年代的情感。作为矿藏,他们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,他们所承载的情感半衰期,已经到了尾声。因此,民谣领域的创作,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井喷,民谣歌手和作品,顺理成章成了补位者。民谣热,说明综艺时代挤压出了更强烈的灵魂慰藉需求,印证着镀金时代的文艺产品激发出的更迫切的人味渴求。

民谣崛起 或折射乐坛新秩序建立

韩松落认为,民谣爆发,还有一个根本原因——民谣从创作到推广,都是低成本的,市场选择民谣作为流行音乐再度崛起的突破口,就是因为它的低成本优势。

韩松落说,过去唱片工业的运营成本很高,唱片公司依照明星制打造歌手,一旦歌手被选定,进入这套流水线,唱片公司就要为他配备庞大的创作、制作班底,从生活到训练到宣传推广,全方位照顾,让其迅速成为神话人物。这种模式,在流行音乐市场的黄金时代是行得通的,一旦遇到市场萧条,就难以以为继。2000年后,网络兴起,歌曲下载无法控制,唱片公司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,这种模式迅速崩塌。而2000年后成名的民谣歌手,却是在低成本、野生状态下成长起来的。他们的录音作品,多半是独立制作,制作低成本,推广低成本,在演出现场或者网络售卖。他们的声名,也是通过一场场演出,一首首歌积攒起来的,歌迷和歌手之间,是一种强联系。所有这些,决定了他们的作品是应需求而生的,从形式到情感,都和年轻人保持密切联系,他们的生存能力,也超过被唱片公司保护起来的歌手。

嗅觉灵敏的娱乐资本,当然很快发现了这一点,他们不需要发掘和培养歌手,不需要设置宣传推广机构,只要在民谣歌手成名之后,提供一个让他们进一步爆发的平台。例如真人秀节目或者综艺节目,就可以进行收割了。而独立的民谣音乐人,自己也可以依靠互联网和自媒体的便捷,推广音乐作品,与粉丝互动,逐渐积累名气。一些在线音乐巨头,也开始大力扶持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作品,将目光瞄向了独立音乐人。

《201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》显示,2015年数字音乐产值占比略有下降,音乐演出产业、版权经纪、音乐图书出版在结构性调整趋势中则有所上升。这是否意味着,中国音乐产业在告别野蛮生长之后,“音乐和音乐人”或将成为新的价值点?

民谣与商业 是否真的“水火难容”

正如每有文艺片热卖,就会掀起一片“艺术与商业”能否共存的讨论,民谣的走红,也同样引发了人们关于民谣与商业如何共处的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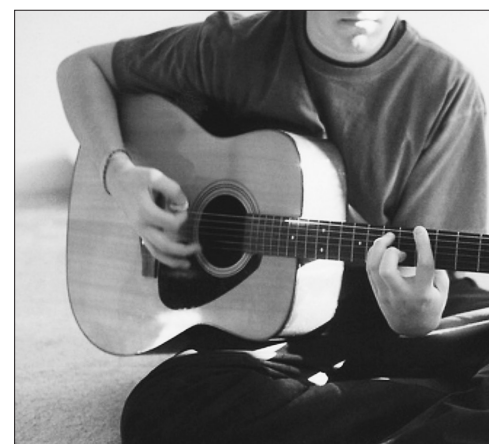
许多网友认为,好作品是共通的,为什么非要用流行和民谣把歌曲划开界限呢?但对于民谣歌手而言,近两年一些人声名鹊起,得到了市场的认可。他们不断被邀请参加全国著名的音乐节,各种在线平台、音乐APP都给了他们商机。李志的跨年演唱会吸引观众近一万人,“好妹妹”工体演出的票在半个月内存光,赵雷去年的十几场巡演,上座率九成以上。

有人担心,在资本面前,民谣歌手能否继续保持淡定的心态和纯粹的创作?城市民谣之所以打动人心,是因为每首歌曲都来自于社会中鲜活的体验,唱出了普通人的感情共鸣,在资本大

潮的一涌而至,赵雷们是否还能保持那份朴素与真实?

对此,诗人、乐评人阎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商业化的推广是民谣歌手走进大众视野的必经之路。过去乃至现在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酒吧甚至地下通道唱歌,许多好的歌手和作品被淹没,不为人知。没有商业化的包装和推广,仅仅靠他们个人的力量去打拼,成功几率低,很难有知名度。从小众走向大众,妥协是必然的。但是关键还在于歌手本人,他的内心是否能够坚持民谣的立场,不被商业化一点点地腐蚀,这也是因人而异。这几年人们关注的焦点一直在变,也算是一种文化上的“新陈代谢”。而所谓艺术创作,本身就是一件不稳定的事,如果没有产业持续的支持,个别原创音乐人只能红极一时的现象,便也顺理成章。

华语音乐产业自身如不健全,民谣纵然激起浪潮,繁花过后依然无力。



华语音乐产业自身如不健全,民谣纵然激起浪潮,繁花过后依然无力。

子女忆父母滕晓飞李春堤:

昔时人已没 往事犹可追

□《生活报》记者 丁燕

提起电车街12号,原《农村报》美术编辑滕晓飞和夫人李春堤,是一对特别值得书写的人物。滕晓飞多才多艺,夫人李春堤不仅是热心的居民组组长,还是组织“圈楼”孩子们画画的业余“校长”,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“滕娘”。作为搬入“圈楼”的首批报社家属,滕晓飞一家可谓是最受欢迎的邻居之一。

滕晓飞说,父亲滕晓飞为人正直,对子女充满关爱。母亲李春堤为人热情善良、隐忍而又坚强。她用一生的时间,诠释了什么叫“好母亲,好妻子、好邻居”。

父亲痴迷写作 出版多部民间文学集

滕晓飞1914生于辽宁海城,童年时他是个贫苦的放牛娃。据他的档案记载,他二十多岁来到黑土地参加革命,曾担任鸡西一工团团长,密山土改工作队队长,期间组织排练《白毛女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剧目深受好评。1950年滕晓飞调入哈尔滨,曾担任《黑龙江日报》摄影美术组副组长,后在《农村报》任美术编辑。

滕晓飞一家是最早一批搬进“圈楼”的省报家属,他的儿子滕援朝、滕建群和滕惠群就出生在这里。滕惠群记得,父亲生前,每逢新春佳节,著名连环画家王纯信,省报老报人于敏、王福林等都会给父亲拜年。很多省报老人回忆,滕晓飞爱好广泛,擅长绘画、摄影,“鸡西市解放后第一张毛主席画像,就出自他之手”。在省报每周举办的联谊会上,滕晓飞经常带头扭秧歌、敲大鼓。受他熏陶,女儿滕新华从小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。

滕晓飞说,父亲没上过学,全靠自学成才。他性格秉直,为人热情,爱与年轻人交朋友。在《农村报》期间,他下乡采访和农民打成一片,有时还把农民朋友带到自己家。在滕新华的记忆里,父亲酷爱读书写作,痴迷于民间文学。滕晓飞把采访中听到的寓言故事、民间传说,整理到笔记本上。曾出版民间故事《镜泊湖的来历》。在滕新华看来,父亲把写作看得高于生命,在人生的最后两年,父亲老花眼非常严重,但他坚持用两个花镜叠起来写作。

母亲是“圈楼”大管家 义务指导孩子们画画

滕新华说,母亲李春堤,善良、富有正能量,是“圈楼”的灵魂人物。因身体欠佳,李春堤40多岁提前从建设印刷厂退休。在她记忆里,退休后的母亲成了居民组组长,下雨刮风天帮邻居收衣被,调解邻居矛盾,反而比以前更忙了。

当时“圈楼”很多双职工家庭,不放心孩子带钥匙上学,就把钥匙交给李春堤保管。后来,李春堤干脆在门后钉了一排钉子,“最多的时候挂着10多把邻居家的钥匙”。可见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

滕新华记得,有次母亲腌糖蒜下罐不到一个月,大院的孩子就把它“消灭”了,母亲从不计较。令她记忆尤为深刻的是,一次“圈楼”突然停电,家中本有一桶水留着做饭用,但有邻居来要水,母亲丝毫未犹豫,让对方把一桶水拎走了。“那个时候,大院最多的时候住80多户人家,风气特别好,邻里关系也非常融洽。”由于李春堤的热心,她被大家称为“圈楼”楼长、大管家。邻居中间流传着一句话——“有事找‘滕娘’”,至今想起来,仍让滕家儿女倍感骄傲。

在绘画方面颇有建树的滕建群说,父亲精通绘画,母亲耳濡目染,也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巧。滕建群儿时,母亲曾义务指导“圈楼”的孩子学画画,省委办公厅纪检组长王立民就在《梦想起飞》的序言中写道:“滕建群的妈妈不是艺术家,但她的一句话我至今不忘,‘画人,要先画骨头后画肉,然后再来穿衣裳。’其实讲的就是画结构。”

滕建群回忆,由于母亲的无私,家中经常收到邻居分享的美食。而“圈楼”的孩子们都知道“滕娘”身体不好,每次她买菜回来,都会争先恐后地帮她拎菜,扶她上楼。

砥砺岁月 母亲鼓励父亲“坚强活着”

李春堤只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参加过扫盲班,能读书看报写家书,但她一生崇尚知识的力量,尊重作为知识分子的丈夫。滕建群说,在“圈楼”居住期间,母亲订阅了当年最为流行的《少年文艺》、《儿童时代》等杂志。几年下来,这些杂志在“圈楼”的孩子们中间传阅。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滕建群仍然清晰地记得母亲为他批改的作文。那时,身为初中生的他在写一篇作文中写道:“走夜路,非常疲惫、孤独,让人不由得想起温暖的家。”李春堤看后,把作文批改成:“走夜路,虽然疲惫、孤独,但你要是一直走下去,会发现灿烂的曙光……”当时省报著名编辑黄世隆评价文章“结尾有意境,表达了人生的一种期盼。”

在人生旅途中,李春堤也是用这种坚强乐观的态度,和丈夫相濡以沫,对抗生命中最苦痛的岁月。在那些艰难日子里,滕晓飞

被安排到经纬街附近“推大纸”(即运送新闻卷筒纸)。按规定,他不得与家属见面,妻子只能通过“圈楼”凉台望着他。不久后,长孙滕向东出生,李春堤每天在丈夫“推大纸”路过的间隙,高高举起孙子,“告诉”楼下的丈夫,“你都有孙子了,你要好好活着……”

李春堤还利用儿子建群去送饭的机会,给丈夫带上一个卷得极细的小纸条。滕晓飞打开纸条,看到小楷字体写着“坚强活着”,顿时湿润了眼眶。滕建群说,据父亲后来回忆,在人生最不如意的那几年,他一直用这四个字鼓励自己。

1968年后,滕晓飞进入柳河五七干校,李春堤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,担起了家庭重任。丈夫到了柳河后,没有了收入,全家的生活费毫无着落。但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扼住李春堤的喉咙,为了省钱,她常到附近的集市捡菜叶。李春堤用从牙缝里挤出的钱买补品,托人带给丈夫。在她心里,丈夫就是家里的顶梁柱,不能倒……而身在柳河干校的滕晓飞,苦中作乐,他和同事李熏风住在一个帐篷里,一有空闲两人便如饥似渴地读书,“有时甚至能读上一天一夜”。

母亲生病后 为两个小儿子准备结婚用品

有人说,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。1979年李春堤被确诊为直肠癌。这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老人,最牵挂的是两个未成家的儿子建群、惠群。滕惠群说,母亲去世前,曾陆续为他和他二哥建群每人做了十几条棉裤,“能从十几岁,穿到六十多岁……”

滕新华发现,母亲患病后,经常一个人神秘地出门,回家时她的黑色人造草包,塞满了毛巾、床单、沙发套这些居家小物件。滕新华说,母亲患病后还为建群、惠群每人买了一条“卧虎”牌毛毯,一红一绿,当时的价格是54元,而她自己经常穿补丁衣服。“她把这些物件一分为二,分别放在两个水箱里。”后知后觉的滕新华恍然大悟,“母亲是在为俩儿子准备结婚用品,甚至未来儿媳做饭用的围裙,都准备好了……”



当年的全家福。



李春堤在圈楼留影。